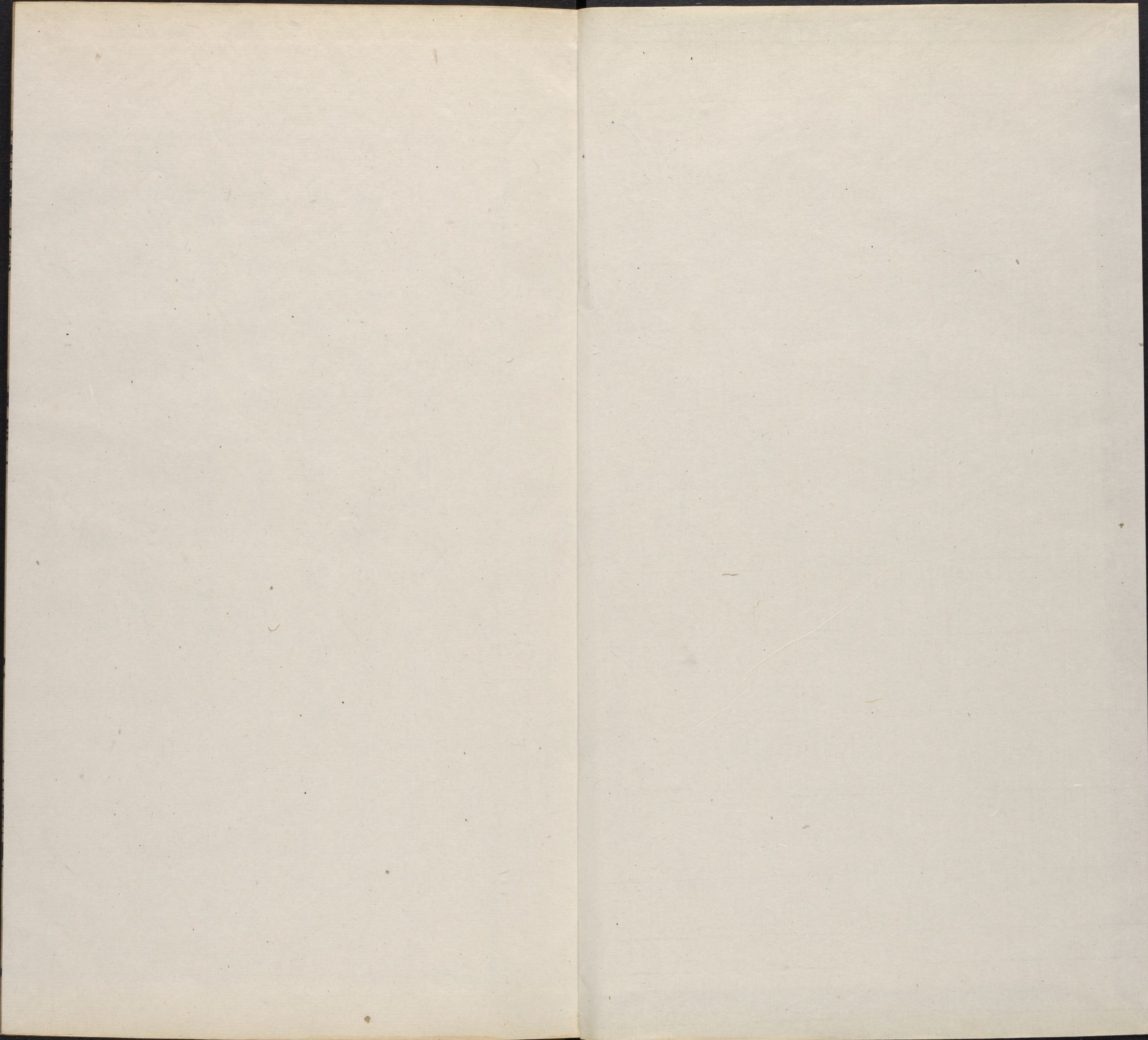


T 5238.07 / 7922

1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9

孔子論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苟卿祖夫子
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
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若能耕能戰能行
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
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
寡要勞而無功不知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
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
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

古詩大觀
始皇漢武帝之雄才滅六國闢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笏脯麵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黨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駢憤已

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

孔子為政論

蘧 軾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于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墮卽季氏將墮費公
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
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
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
矣孔融曰古者王幾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封
建漸廣遂殺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
幾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死于外從公者

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忘季氏之忌克忤害如此雖地勢不及
曾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
出其藏甲也哉攻于春秋乃是時三家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
子也以為孔子用事于魯得政與民而三家畏之歟則季桓子
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却之矣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
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家之
隙也哉蘧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
無不亡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
無急于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唯禮可以已之

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
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
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
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城出藏
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
之聖見于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于齊久于孔子景公之
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
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
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使如春秋

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者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家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家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孔子從先進論

蘇軾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

古言大權
公子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我狄也管仲度桓公
是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
之人其自知多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
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
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說為高論以眩之
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
畧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
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
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

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
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
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
之禮樂猶方圓米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
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
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
也則繼之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
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

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致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
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
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
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真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
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
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
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
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為君子而孟子之
所謂賊其君者也

夫子作春秋論

呂大圭

春秋之作何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
史爾聖人從而脩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
禹湯文武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
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少壅者為其能明天理
以正人心也周轍東王政息政教失風俗壞修道之教不立而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
明也上下之分不嚴也夷夏之辨未明也長幼之序未正也義

利之無別也真偽之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
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強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
所施為盡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
聖不得位則綏猷修道之責惟賢尸之然而不惑絕也于是以
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書皆所以垂世教也
而春秋一書尤為深切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
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于君臣之義或未明也而吾聖人
則一正之以君臣之義魯史所書其于上下之分或未嚴也而

吾聖人則一正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長
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之真偽之溷淆
也吾明之其大要則主于扶天理于將萌遏人欲于方熾而已
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
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成春秋不過空
言爾而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
于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
動始于惻隱而終于是非惻隱發于吾心而是非公平乎天下世
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

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為是非世之所
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
心哉故雖肆意所為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
夫人之議已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
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為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
也則其心未嘗不欲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已于莫我議之地
既上幸無明君為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
不正習熟見聞以為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為亂臣賊子者
又何其幸之又幸即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

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為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刀鋸
臨之而自然若無所託足于天地間者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
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于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
于天地之間而不特在于禮樂征伐之無所主而已也孔子之
作春秋也所以代天子之賞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
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
也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
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在不可得
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

之僭尊為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為是也非以私諸已也夫子以魯有可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託諸魯以律夫天下之君大夫其賞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也非曰吾罰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嗣也賞罰之權天子不能以自執推而予之于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

之于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為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以周公之典禮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為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徃徃在于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于是過為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于春秋此皆一

切謬妄之論其大要皆主于以禮樂賞罰之權為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于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于誣聖人乎學者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為傷教害義于是為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

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孔子不貶季札論

吳萊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而不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於中國也是特楚椒秦術一例而書耳說者曰春秋責賢者備吳子使札春秋不稱其公子是貶也然則曷為貶札賢者也本其辭國以生亂故聖人特誌其來聘而貶之也是不然夫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季則札也父知其賢兄弟亦知其賢嘗欲立以為嗣矣又且約以次傳而致國矣然終不肯有其國豈不曰立嫡者以長傳國者以賢苟不顧人道之大倫以成其父兄之志誠不若守

匹夫之介節而得其退耕于野之安也何則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將已亂也非生亂也今則諸樊兄弟已死夷昧之子僚乃立吾將奉嗣君之命而歷聘乎上國豈料魚劍之寔驟起於肘腋之間哉聖人固不得以是而豫貶之也闔廬之謀王僚之弑且知季札必不受成國於賊手僅以先君傳授之次第籍口於國人雖常人之情猶得之矣况聖人乎說者則曰太伯奔吳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而受命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也是又不然夫太伯之去因古公之欲立其弟季歷嗣位非不辭也端委治吳而不返豈可殞周家已成

之業哉若伯夷考則且為御於商見殺於文王之妾矣使太伯返則季歷不肯承西伯之任伯邑考在則武王亦不肯任天下之責太伯之德雖在於讓季歷之賢武王之聖非皆出於不讓也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則法之始變也陽甲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說者則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季札之賢者父兄眷眷焉欲立札公心也是又不然夫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彼此交致其讓而各盡其心以故聖人賢之然季札又何以知其為公心哉諸樊兄弟欲承父兄之志使其

有國盍不於吾魯隱桓之際觀之乎惠公欲以桓為嫡禮之所不得為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祗以自禍而已壽夢其惠公也諸樊兄弟其隱公也吾見其邪尚何公心之足云哉且謂季札生亂於辭國殊不知使有其國亂益甚矣說者則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毋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彤書氏皆以賢而特書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而特書矣是又不然夫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

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於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彤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為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然則春秋之旨主於吳之來聘不主於季札之讓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札未同于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聖人一以是書之至若楚之自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而後漸同于中國後日楚子之使蘧罷君以爵大夫以名氏楚始盛矣聖人果賢之乎否也今則春秋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吳始之通猶未

至於楚之獲盛故也又况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札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秋魯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為此說者公羊則曰賢季子穀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秋亦不以其賢而不名也公羊所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為善札賢而名所以成尊於上楚椒秦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成其君乎是盖吳之始通而後有聘賢札貶札聖人不暇論也今又反因二傳之說強附他義且貶為非賢者何哉失聖人之本旨矣

子謂武未盡善論

陳傅良

聖人之心苟有所不足於中無隱也以聖人之心何至於有所不足者而事變之來則不能盡如意也事變之來不能以盡如吾意而吾適遭其所窮不得已焉而冒為之聖人之心始病矣夫惟其病於此也而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吾戚然愧然之意盖將有所在乎見之而不能以自禁見之而不能以自禁則又何暇乎文之以為欺嗚呼茲其為盛德之事也哉武王之武所以為未盡善而吾夫子所以深察其心也凡人之不幸而犯不韙之名者其辭氣容色必有所諱晦者也於其辭氣容色有所

諱晦則君子以為犯是不韙也必其本情為之而非有所隱訕
何者吾心果有所訕則亦何畏乎天下後世之共知也古之聖
人所自知者吾心而非有所恤於天下後世之辨吾與否故雖
有負俗之累而蒙人之疑亦以為吾固取之而不辭嗚呼茲武
王之武也所以見武王之心而亦足以悲武王之不遇也固矣
周德之宜王也文王宜王而不王者也然文王能逃諸其身而
不能逃諸其子能不與周而不能保商之不亡能止汝墳之怨
而不能遏孟津之畢集則夫武王之事誠有所大不得已者也
天下之美名豈惟夫人樂得之聖人亦樂得之武王亦何為而

安於天下之謗而使夫後之人得借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為者
武王而安於居天下之謗則必其身後之名有所不恐計而後
為之名者入之所甚欲而不居謗者入之所甚惡而不去則所
欲有重於名所惡有大于謗乎蓋使吾身獲廉退之名而斯民
被不可一朝居之禍則是以一人病天下也武王寧以天下之
故病一人無寧以一人之故病天下則牧野之師豈必待伯夷
非之而後知雖王固自非之而不得不為之也吁武王之勢
亟矣象成之樂無亦為周之王天下而作者邪以周之王天下
而至於作象成之樂而武王之心尤坦然甚矣於此乎有不足

之意焉固非武王之恥而亦非武王之所隱也武王之心猶湯也湯之慙見於言而武王之未盡善見於樂聖人豈固以聲色欺人者蓋其胸中之藏與天地並固不肯以其心之自知而忌夫人之知也後世有或察焉蓋將緣是而得吾心之微而吾亦庶乎得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而莫吾察則崇謗於吾身益無憾焉耳嗚呼世之察不察不足道而武王之心則見矣魯昭公之為人皆知其非禮而夫子以為知禮則黨君之責其過也無疑故夫陳司敗之有言也夫子安受之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夫以過聞天下而夫子以幸言之則亦寧有所不避而或者後世必有知吾言之非黨也然則武王之樂其未盡善者固武王之不幸而周衰焉有夫子焉知之乃武王之幸也歟

仲尼不為已甚論

陳傅良

聖人之道欲行于天下則亦不可孤而立也蓋天下之望聖人
也過高則聖人之於天下亦難乎責之以詳夫以其望我過高
也而吾又詳責之曰必如是而後可以行道使天下皆如聖人
之意則又奚不可者惟天下之不能盡如意也故其勢將必至
于拒絕而人心亦重自疑畏矣嚴拒絕之法以離疑畏之心而
後聖人始孤嗚呼吾未見夫孤立于天下而後可以行道于斯
世者也此無意于天下恻然以自索者之為而謂夫子為之手
故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夫子之道所以至今不廢也且天下

均若人也而聖人獨有以異而舉世無以為侶此固天下之所望而震焉者也幸而在上為堯舜為湯武以其震天下者而用于天下其事便其理宜則亦可以徑行而無忌勇為而不屈不幸而在下無堯舜湯武之位以其震天下者而用于天下其事逆其理反必以委曲為之吾猶憂聖人之道大天地不足以為容而終其身窮焉而無所入矣若是而又甚焉吾不知夫聖人之以道自累如此也夫道之不行也未必皆天下之過也或有道焉而不善用之也蓋立已于峻則其迹固不可犯而彊人于太難者中才皆有所弗堪以是不可犯之形以求當乎弗堪之

情則其道始不可行于天下昔者子游謂曾子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夫以其堂堂也疑似足以拒人則人雖有樂為善之心而不敢與之並立使人有為善之心而不敢與我並立則凡沮人之善心者皆子張之為也彼子張一賢者爾子游曾子皆其深交而猶以其堂堂而病其難况以夫子之聖而甚為之吾見天下之病夫子者多于病子張者矣是則夫子之所憂也他日子張之論交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吁是非子張之言也其諸夫子之憂之而告之以是而廣其介然之量也歟其曰異乎吾所

言論大綱
聞蓋聞諸夫子而已吾于此是以得聖人天地之為量也故其
言曰鳥獸不可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聖人之憂固至
此也哉且君子誠不可孤而立也必或為之主或為之
僚其處也又必或為之徒一出一處未嘗一日離夫人也不可
一日而無人而夫人未必皆明君未必皆賢卿大夫未必皆才
子弟吾則曰是皆不足與行道惟遠之不暇惟疾讐之不足惟
恐其影響之不幽則人既不可與居吾有群鳥獸而已矣夫舉
斯人而不足與居至于鳥獸鳥是群聖人之待人類薄于待鳥
獸也嗚呼又烏有身為仁義禮樂之主而可以待人類薄于禽

獸也哉是故夫子之于晚周苟可以仕不必皆明君也苟可以
交不必皆賢卿大夫也苟可以教不必皆才子弟也聖人之道
非固如此徇乎人也不如是則道之不行于天下其過不專于
人而吾亦與有愧焉故也夫惟其如是也故雖春秋之時之人
猶能樂其實而用其情愛其怨而忘為之黨衛靈魯哀之君自
忘其愚不肖而願有所請由求數子非不急于仕者陳蔡之厄
極矣寧忍于饑寒流落而不忍去嗚呼此豈夷齊沮溺段干木
泄柳之徒能致者哉此孟子所以姑舍是而願學夫子也仲子
之兄不義而受齊祿猶盜跖也戰國之諸侯其取諸民猶禦也

猶盜跖也不可以居猶禦也不可以受孟子則曰吾猶居之猶受之而不以仲子為庶且戒萬章勿卻也其從容氣象宛然孔氏家法也噫甚矣軻之似夫子也甚矣軻之似夫子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太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者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

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知心知所養然後
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
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
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
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
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請
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
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信之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

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
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
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
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
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
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
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

古論大觀 卷八
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

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始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曰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

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顏回坐忘論

李元卓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烏用墮况於仁義乎况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為忘也耶不然厭擾而趣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為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而隨象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

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觀世間
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照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物
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
名忘者執以為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為識知身本
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
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
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鬲之上而物
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
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

知仁義禮樂之忘為未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為至已乎夫
卽妙而觀墮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
亦忘也卽麤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轍
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
彼真而此偽乎道無真偽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
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顏曾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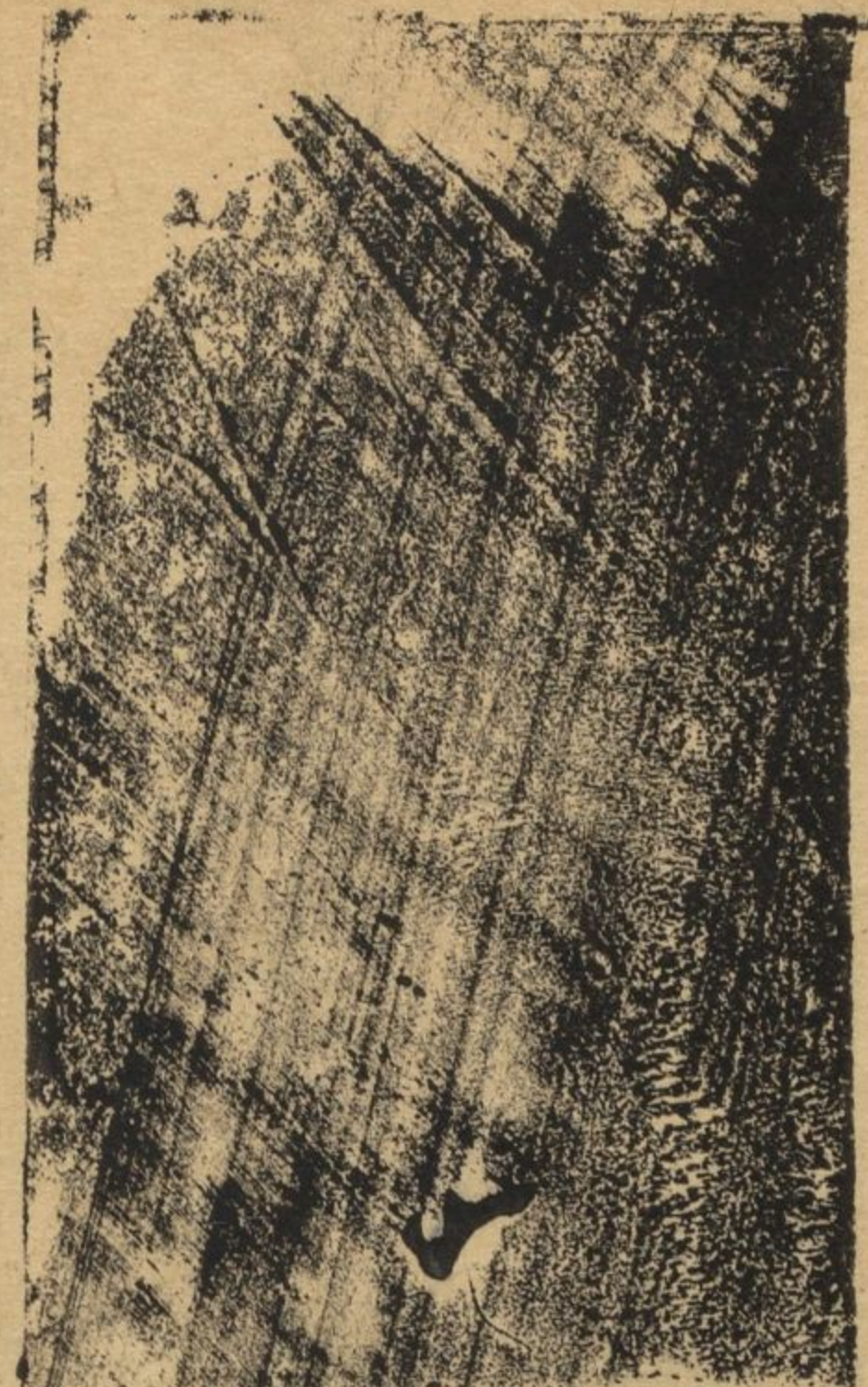
唐仲友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學之不明似是而非之說有以惑之也
昔者孔門之高第得夫子之心傳者惟顏子與曾子曰吾與回
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顏子之悟
道如此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之悟道如此
觀其默會自得于言意之表似非積習之所能致深求其端未
有不始于至誠力學者後世之士求其說而不得反流入于
釋以為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于聖人之域相與用心于不可
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為之功幾于盡廢沒世窮年茫然如捕風

捉影卒無分毫之得乃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于已外以欺于人是豈真如顏曾者哉道如都邑學如行人道之不可不學猶適都邑之不可不行也自誠而明知津者也自明而誠問塗者也知津則一矣它岐不能惑也問塗者所以求乎一也吾觀夫子其知津而至者乎吾觀顏曾其問塗而知者乎夫子大聖人也生知之性世無及焉嘗自言其進道之序必自十有五至于七十自志于學至于從心不以知道而廢其學也顏曾之在弟子中其學最篤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服膺而弗失之顏子之學也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傳不習乎曾子之學也二子之悟道豈非問塗而進于知者乎後之學者不為顏子之服膺而求顏子之不違不為曾子之三省而求曾子之一唯皆躐等而學不行而求至者也其去道豈不遠哉雖然吾觀孔門若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宰予之言語游夏之文學雖卓然有得于聖人而皆不造于心傳之秘夫子亦嘗一告子貢而未之達也顏曾退然處于其間若無能為而獨傳夫子之妙何哉人之本心虛一而靜反觀內融道將安往惟窒于物則失其所謂虛惟誘于知則失其所謂靜本心一喪道非我有矣顏之屢空則物不能窒矣曾之魯則知不能誘

矣既虛而靜謂之清明一貫之理已存乎中此二子之所悟道而弟子之所以不及與然則欲求顏曾之悟當自好學始欲求顏曾之學當自寡欲始



辨曾參不為十哲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于兄弟能信于朋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無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于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

當此數子也使曾子於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栖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回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已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携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

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通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為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日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誼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

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已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施舍似曾子論

陳傳良

士有所到之相遠君子何以同之曰同之以其初者未害也其初何也其質也質之美者本不異所養之有淺深而所到之地不能不相遠也君子之擬人也将以其初邪以其所到之日邪以且所到之日而畧其初是絕人也是簡天下之可為賢人君子者也以其初者而同之使夫凡有所及者皆知其質之可以自進將一日而同夫止者無疑焉然則君子之擬人也亦何愛而不同哉此孟子曰孟施舍似曾子且曾子顏冉之高流吾嘗同之矣施舍何如人哉吾未之聞也以後未聞之一夫同夫孔

門之高弟孟子之擬人亦過矣嗚呼岐嶷之初烏知其不為配天之后稷童蒙之始烏知其不為具體之顏氏故凡質之非薄非峻而僅能無害者皆君子之所甚望也或有所不至則其習也非其真也是以君子之論寧引之過高而不敢謂其止於如是蓋亦懼夫人同之則亦自以為我止於如是而不敢望夫人茲孟子之於二子所以不定於賢愚已分之後必同於氣質混然之初皆君子之望夫人者大也不然吾恐世之不多古人未必斯人之過或者君子之論有以縮其敢為之志而已矣今夫荆軻聶政之徒惟死之無忌非施舍之徒歟曾子之在聖門也

混然不見其表茫乎不知其畔岸其分量之大其涵養之深未易窺測也參乎吾見其與施舍不相似也然而理蔽於萬殊非見之定者不能一之而曾子能一之可懼者莫三軍若也施舍不知懼故吾以為此一不動心彼亦一不動心而已矣若其所到之遠近則涵養之淺深也嗚呼是質也參也幸而為聖人之徒施舍不幸而不遇聖人者也畧其所不幸而求其初則二子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十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十室之人必有夫子有其質而學問之不加茲所以為夫子者不能一二而為聖人所甚惜也是故苟原其初而論之則可以為夫

子者不過十室而已有其人可以為魯子者不必過乎施舍矣不然則曾子之所畏即前日之杖劍威聖人者也為帝者之師又前日之俛首進履者也然則孰謂以施舍之質而不魯子之如哉惜乎其美質有餘而學問不足也茲所以終於守氣又不魯子之守約也噫揚雄之自比孟軻也人皆過之吾喜之諸葛亮之自比管樂也人皆與之吾傷之雄蓋自知其質之足以遠到亮則不自知其質之足以大有為也傷哉亮之不聞施舍之可以為魯子而止於亮也

閔子論

蘇轍

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或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汪洋不知其遠即之浩汗不知其可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齧若夫

以江河之舟楫為跨東海之難則亦千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廢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子貢論

蘇洵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疆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

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為齊人計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

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後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權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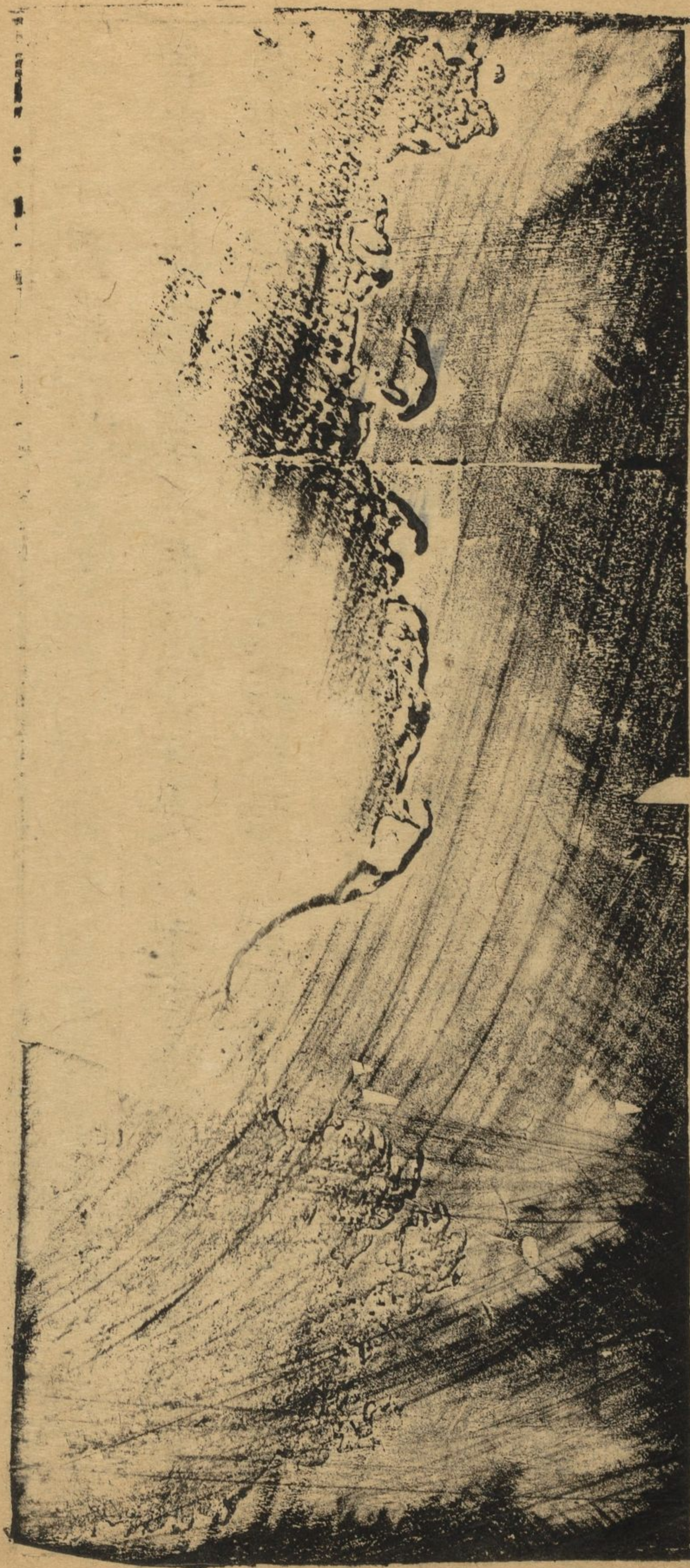
子貢論

王安石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洪水堯以為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洪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

為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脩其身而
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
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為矣史記曰齊伐魯
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于貢因
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
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
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金之
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柰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忘
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

之祿也何以憂患為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
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為不
義哉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
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
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
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
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子思論

蘇軾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

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柰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肯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

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

古論大觀 卷八
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
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
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
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
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孟軻論

蘇軾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
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
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
世之賢人君子百家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
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于胷中而有卓
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

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教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

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及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

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
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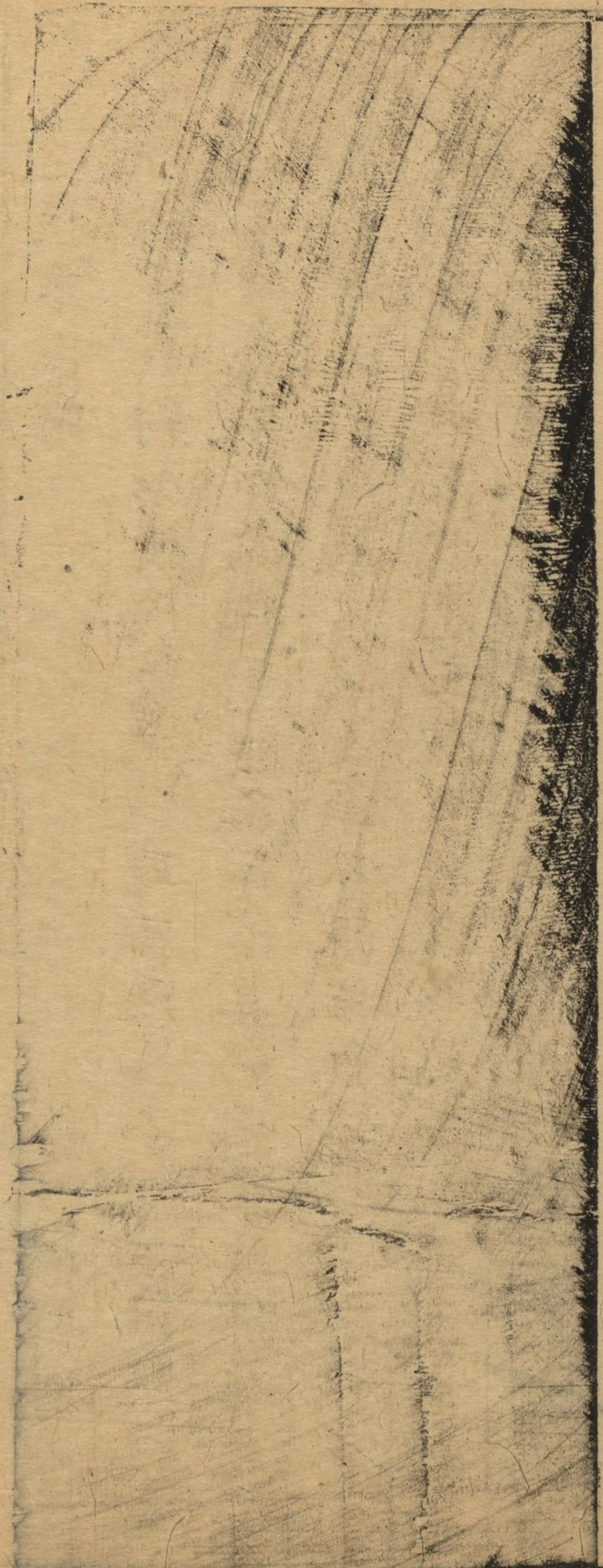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
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
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
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折不埶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
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不
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
谿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
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于聖人皆一偏之

之說也窮理盡性唯聖人能之耳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
而一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
持曲辯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
而安其終其于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
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于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
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于教然
後知爲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于教然後知爲是勸人黜嗜慾
求善良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棄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

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
未至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
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于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為
多益故為尤乎



三桓陪臣論

蘧軼

哀公問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曰或曰建國各以其土之所宜
 木為社而宰我不知故孔子非之曰信其然也孔子亦告之以
 不然而已何必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有所不可
 追悔者何哉昔者哀公患三桓之逼欲以越去之謂孟武伯曰
 予及死乎武伯不對由是觀之哀公未嘗斯須忘三桓也古者
 戮人于社哀公之問社有意于誅也宰我荅以戰栗勸之誅也
 蓋相與為隱焉耳三桓之盛自宣公以來而至于此極矣釋政
 而授之棄民而予之五世而不知取也一朝而欲誅之可乎昭

古詩大雅
卷八
公之亡哀公之出皆三桓之過也故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
往不咎以為自修而三桓服無庸誅之也又論季孫之憂在蕭
牆之內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
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
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
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
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
于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
七年季康子伐知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四
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
內也

後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也

入卷終

古論大綱

卷八

六七

三桓蘊二

